

# 大家国学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 程千帆



校雠广义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闲堂诗学

治学小言

读诗随笔

程千帆 著  
张春晓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家国学

程千帆



程千帆 著  
张春晓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国学. 程千帆 / 程千帆著; 张春晓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201 - 06084 - 2

I. 大… II. ①程… ②张… III. ①国学—中国—文集 ②唐诗—注释 ③古典诗歌—注释—中国—宋代 IV. Z126 - 53 I222. 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682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题字 王元化

丛书策划 益琳福 成 之

## 大家国学·程千帆

作 者 程千帆

编 者 张春晓

责任编辑 伍绍东

特约编辑 曾 羽

美术编辑 兰 馨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cn>

邮 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6084 - 2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总 序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问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

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2006》写了一篇文章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〇〇五年，我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来自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 前 言

程千帆(一九一三—二〇〇〇),原名会昌,字伯昊,别号闲堂,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世家。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号十发,著有《十发居士全集》,曾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父名康,字穆庵,著有《顾庐诗钞》。父祖二人皆著籍于汪辟疆先生所撰《光宣诗坛点将录》。一九二三年因军阀混战,程先生随家人迁往湖北武昌。此后在伯父君硕先生的私塾“有恒斋”学习,打下坚实的国学根基。一九二八年,程先生赴南京就读金陵中学初三,开始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一九三二年,他考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得到黄侃、胡小石、吴梅、汪辟疆、汪东、王易等国学大师的谆谆教诲,转益多师,深受熏陶。

一九三七年九月,日寇轰炸南京日甚,里巷都空。程先生避难屯溪,和现代著名女词人沈祖棻结为伉俪。其后,流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于一九四〇年重返教育界,先后任教于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乐山武汉大学、成都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程先生回到武汉大学任教,曾任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五七年,他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蕲春、沙洋等地劳动十八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摘掉帽子。之后不久奉命退休。

一九七七年,程先生夫妇到江南看望亲朋。返家途中,沈先生遭遇车祸不幸身故。一九七八年,闲居在珞珈山脚下陋室中的程先生,受到匡亚明校长的聘请,来到南京大学,重新恢复了被迫中断的学术生涯。在南京大学的二十二年里,程先生加倍努力工作,一心夺回失去的时



间。除教学以外,他整理旧作,撰写新书,培养出莫砺锋、蒋寅、张伯伟、张宏生、程章灿等博士。

程先生一生为人忠耿正直,为学孜孜以求,为师勤勤恳恳。在抗战的辗转流离中,他感慨国家兴亡,不忘问学之道。他与沈先生如切如磋,寻求古典文学研究的门径。他们完成十数篇论文,编成《古典诗歌论丛》。沈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所以他们“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这一学术思想延续了他几十年的治学之路,并且在实践与理论中不断完善丰富。对于学生,他关注他们的学问,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凡此种种,《闲堂书简》中的点点滴滴细微之处,便是先生为人为师风范高标的最好注解。

文史兼治,是我国古典学术的优良传统。先生的家学和师承使其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贯文史并重。先生在诸多领域均有所成,史学著作如《史通笺记》,文论批评如《文论十笺》,文史研究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文学史著作有《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合作)、《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与程章灿合作),文献学有集大成之作《校雠广义》(与徐有富合作),杜诗学研究有与诸生合作的《被开拓的诗世界》,论文集有《古诗考索》、《闲堂文薮》。先生一向认为,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在文学作品本身,首先要对作品有感受,感动于作品的内在情感,所以他也评点有《读宋诗随笔》、《古诗今选》。

《大家国学》丛书的宗旨正在于普及中华传统学术研究,《大家国学·程千帆》便是从程先生著作中选取深入浅出,具有普及性、代表性的篇目,引导大家进入和领略先生的国学修养和学术思想。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选自《校雠广义》。《校雠广义》分为版本、校勘、目录、典藏

四编,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校雠学的内容。本书选取了前三编的开篇导论和另外一篇旧作。

第二部分是文史小书《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全书对行卷之风的由来、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举子与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这一风尚与诗歌、古文、传奇小说发展的关系,都作了细致的考订。行文简约,例证丰富。

第三部分是闲堂诗学。从论文集集中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即资料考评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其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更多应用了现代知识体系、视野更其开阔的论文。

第四部分治学小言,是先生关于治学的方法论。《书绅录》是他和研究生谈话时学生所做的记录,生动而蕴含着为学的真知灼见。《读诗举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讲话》、《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强调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是先生几十年的研究体会,也为初学者一窥治学门径。

第五部分是读诗随笔,选自《读宋诗随笔》。先生多年的认识和体验是:从研究角度来说,创作实践愈丰富,愈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的作品也就愈加深刻。他多年未曾停止过创作,借旧诗、新诗、古文等文学创作寄托悲欢慨叹,所以他对于古典文学作品更是别有会心。宋诗研究是先生的专长,他用不多的笔墨,对诗篇的美学特征及其蕴涵的普遍情感,以及诗人的时代环境等,都作了十分精要的评点。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本小书,在把握国学知识的同时,更能体会到前辈学者的大师风范。

# 目 录

总 序/1

前 言/1

## 第一编 校雠广义

校雠目录辨/3

版本学的名称与功用/8

校勘学的界义与功用/34

目录与目录学/63

## 第二编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一、问题的提出/77

二、行卷之风的由来/79

三、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90

四、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106

五、前人论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的关系诸说的得失/121

六、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131

七、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139

八、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151

九、结论及余论/159

## 第三编 闲堂诗学

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165

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

——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189

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208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220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243

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

——读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260

韩愈以文为诗说/275

## 第四编 治学小言

读诗举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讲话/303

《书绅录》节选/318

两点论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329

## 第五编 读诗随笔

梅尧臣《汝坟贫女》/339

《悼亡》/340

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342

柳永《煮海歌》/344

王安石《示长安君》/346

《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346

王令《暑旱苦热》/348

- 晁端友《宿济州西门外旅馆》/349
- 苏轼《庐山二胜》/350
- 《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351
- 《荔支叹》/352
- 《六月二十日望湖楼醉书》/353
- 《饮湖上,初晴后雨》/353
- 黄庭坚《送范德孺知庆州》/355
- 《次元明韵寄子由》/356
- 《登快阁》/356
- 道潜《临平道中》/358
- 陈师道《示三子》/359
- 《怀远》/360
- 陈与义《伤春》/362
- 岳飞《池州翠微亭》/364
- 陆游《长歌行》/366
- 《临安春雨初霁》/367
- 《沈园二首》/368

大家国学·程千帆

# 第一编 校雠广义



## 校讎目录辨

治书之学，旧号校讎。比及今世，多称目录。核其名实，歧义滋多。《〈文选〉注》及《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云：“按刘向《别录》，‘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盖校讎本义，惟在是正文字。然观《国语·鲁语》载闵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则次第篇章，亦称校矣。此一歧也。而郑樵《通志序》谓其《校讎略》之作，乃“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详所论列，求书、校书之外，兼及类书、藏书。是此诸业，亦归校讎。此又一歧也。逮章学诚撰《校讎通义》，自叙其书，以为“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其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则虽求之、校之、类之、藏之，犹未足以尽校讎之能事。必也，明系统，精类例，使人得由书籍之部居类别，以见道术之源流异同。此又一歧也。

校讎歧义，具如上述。还语目录，何莫不然。《〈文选〉注》尝引《别录·列子目录》，其文今存，盖即刘向校书，随竟奏上，合《汉书·艺文志》所指“条其篇目”之目与“撮其指意”之录而成之篇。是目录之始，在为一书条篇目，撮指意，俾览者得于籀读之先，知其大较，其事甚明也。嗣班固《汉书·叙传》述其志艺文，有“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之语。持是以稽《汉志》体例，则班氏之所谓目录，已引申条一书篇目之义



为定群书部类；撮一书指意之义为别学术源流。后来承响，遂有以为治学涉径之学者。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即是此义。此一歧也。而黄丕烈《汪刻〈郡斋读书志〉序》曰：“余从事于此，逾二十年。自谓目录之学，稍窥一二，然阅历既久，知识愈难。曾有《所见古书录》之辑，卒不敢以示人者，以所见之究未遍也。”考丕烈昔人列之赏鉴家，其精诣独在版本，旁及校藏；于类例出入，学术派别，初未闻有所甄明。兹亦以目录为言，则赏鉴校藏诸端，皆此学所有事矣。此又一歧也。然语及目录学界义之恢宏，近人张尔田之言，尤为极致。其孙德谦《〈刘向校讎学纂微〉序》曰：“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而为此学也，亦非殚见洽闻，疏通知远之儒不为功。乃世之号目录家者，一再传后，浸失其方，百宋千元，标新炫异。其善者为之，亦不过如吾所谓鳃鳃于写官之异同，官私著录之考订而止；剖析条流，以为纲纪，固未之有闻。”详张氏此所谓目录，即前引章氏之所谓校讎，盖笼括一切治书之学，而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为之主。此又一歧也。

由上可知，盖始有校讎目录之事，继有校讎目录之名，终有校讎目录之学。其始也相别，其继也乱，其终也相蒙。若夫目录之名，昉诸汉世，目录称学，则盛有清。虽征之载籍，宋苏象光《丞相魏公谭训》尝记乃祖颂“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可据以远溯宋初，然固未甚通行也。故自郑樵而后，治书之学，统被校讎之名，其正诂遂转晦。逮于乾、嘉，异书间出，小学尤精，古籍脱讹，多所改定。校讎本义，复显于时。彼以类例部次为主者，乃不得不别号其学为目录。其在初兴，章学诚尝持异议，见意于《信摭》之篇。其言曰：“校讎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为校讎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讎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